

# “西进运动”再观察

## 一个全球视角

钱乘旦



插图：描绘美西战争中在古巴拉斯瓜西马斯参战的美军布法罗士兵团（均非裔美国人）

我们通常了解的世界史知识中，有很多问题其实是盲点，没有被意识到；更多问题是被各种各样固定的说法所遮掩，人们不去追究，当然更不可能进一步展开进行探讨。其中一个例子是“西进运动”，这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件大事，一般人都会知道。但“西进运动”已经被塑造成一个固定的模块，其内容和性质已被格式化，好像没有突破的可能。本文从一个宏大的视角来观察“西进运动”，旨在说明：在最格式化的历史知识中仍有许多盲点，存在未开发的空白；一旦这些盲点被打开，新的视野会让人惊讶不已。人们经常说要开拓中国的世界史研究、创造中国风格，我认为：打开盲点是一个关键。

### 与印第安人开战 “西进运动” 1.0

关于“西进运动”的传统说法是高度格式化的：自美国建国之时起，一拨又一拨欧洲人进入北美，从东海岸向西迁徙，如同波浪或潮汐，在北美大陆急速推进。矗立在纽约码头的自由女神像，就是对那些从欧洲迁徙来、新进入美洲的欧洲移民表示欢迎，向他们致敬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“西进运动”是浪漫之旅、开发之旅，虽然艰苦，却是创举，那些来自欧洲的劳苦人民，靠着坚忍不拔的努力和顽强的奋斗，把荒凉的北美开发成新世界，建立新的家园。这就是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关于“西进运动”的集体印象。

因此，与其说现在的美国建立在1776—1783年独立战争的基础上，不如说建立在“西进运动”的基础上。确实，如果没有“西进运动”，就不会有现在的美国，更不会有美国今天的世界霸权。“西进运动”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，它奠定了其空间基础、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。美国独立时仅拥有北美东海岸一块狭长的地条，曾经是英国属下的13个殖民地；当时，美国领土面积大约97万平方公里，但经过一百年的“西进运动”，美国变成了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国家。“西进运动”给美国带来肥沃的土地，使它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粮仓；带来巨大的空间，让它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；带来充裕的人口资源，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；在西进开发的过程中，还培育出一种为人津津乐道的“美国精神”。

这就是格式化的“西进运动”。对于那些来自欧洲的劳苦劳动者来说，他们用辛劳开发了美洲，为今天的美国一切打下了基础。但如同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一样，“西进运动”也有许多面相，教科书上的面相只是其中一个；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看到另一个面相，这个面相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历史学家所意识到，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，即印第安人问题。

美国军队与印第安人作战程度之激烈，不亚于那个时代欧洲军队的互相厮杀。然而这类战争在很长时间里却消失在历史叙述中，人们忘记这些事实，或有意无意地抹去这些事实。一幅地图标示了1784—1820年间美国与印第安人之间发生的主要战斗，以及通过战争夺取原来属于印第安人土地的情况。人们从中看到，在三十年时间里，美国与印第安人至少发生过55场重大战争，平均每年一次半。

请特别注意1784年这个年份，那是美国建国的第二年，就在那一年，“西进运动”拉开帷幕。“西进”首先意味着要把印第安人的土地夺过来，为此就要消灭印第安人。讽刺的是，英国统治北美殖民地时，不允许殖民

地人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扩张，这是引发北美独立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英国的规定在客观上起了保护印第安人的作用；而一旦美国独立，阿巴拉契亚封锁线就被突破了，印第安人于是遭殃了。不过，“西进运动”中的美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。当时有一幅画，画中央是一位美好的女神。女神手中牵着电线，象征着现代文明；下方有大篷车、马车、火车、轮船，接踵而来。这幅画的寓意十分清楚：把文明带到了美洲。然而更引人注意的是画面左下角：一群农民向西挺进，在他们身后留下了良田；农民的前方是野兽，有熊、有野牛，还有印第安人！猎狗追逐印第安人，如同追逐野兽一般。原来在“西进”的美国人眼里，印第安人与野兽无异；因此，与印第安人开战并不是战争，只是打猎。

### 西班牙老帝国的崩溃 “西进运动” 2.0

显然，比北美大陆更西边更往西的地方，就是太平洋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太平洋是一望无际的广阔水域。其实太平洋里有很多岛礁和岛屿，特别是在太平洋的西南部和西北部，比如西南部有美拉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两大岛群，西北部有阿留申群岛等。澳大利亚是太平洋上最大的一块陆地，但与地球上其他大陆比较起来，它只是一个大岛。

人们迄今没有发现澳大利亚产生过原住人群，其土著人类是从亚洲大陆迁徙过去的，时间大约在四万年前。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居民差不多也是这样。岛屿之间水域相隔，社会发展缓慢，因此在几万年时间中太平洋相当平静。

但这个平静被地理大发现打破了。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，来到世界东方；西班牙人则穿越大西洋“发现”了新大陆，来到美洲。但西班牙人“发现”的不仅是新大陆，他们还发现了新海洋，世界上最大的海洋，即太平洋。这种远洋探险改变了世界格局，陆权世界变成了海权世界。

16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，太平洋基本上保有在西班牙人手中。他们以跨洋贸易为主要活动方式，像中国明朝以后大量使用的“鹰洋”（又称墨西哥银），看起来是来自菲律宾，其实是来自更遥远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在这三百年时间里，虽然其他国家的人也会在太平洋上时有出没，但这个舞台的主角是西班牙人，尤其在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之后，它的跨太平洋贸易就有了中转站。

这样，“西进运动” 2.0就开始了。美国人没有在太平洋沿岸停留太长时间，很快就继续向西，并且踏上了东亚土地。东方对西方人的吸引力太大了，从16世纪开始西方人就觊觎东亚。美国是其中的后来者。1844年美国与清政府签署不平等条约（中美《望厦条约》），1853—1854年又以炮舰打开日本国门（黑船事件）。这些都是美国在东亚的早期活动，不过，当时美国人走了一条“大弯路”：它从美国东海岸出发，穿越大西洋，绕行非洲南部进入印度洋，再沿着印度洋的海岸线到达南亚，穿过马六甲海峡到新加坡，经停琉球——绕了大半个地球才到中国和日本。为什么不直接穿越太平洋呢？毕竟，东亚和美国隔海相望，尽管相隔的是太平洋。况且，太平洋的航线是现成的，西班牙人已经开发过三百年了。

在早期殖民主义国家中，荷兰和英国曾经进入太平洋，但荷兰停留在印度尼西亚，英国则止步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。只有西班牙对太平洋感兴趣，太平洋的航线是西班牙人开发的。但西班牙已经衰落，已从霸权地位上跌落下来，当时的太平洋出现了权力真空。得益于天时地利，19世纪，美国人开始在太平洋上建立据点，50年代只是几个小岛，60年代得到两大斩获，一是占领地处太平洋正中间、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中途岛；二是占领了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，成功控制了北太平洋。70年代，它又染指朝鲜半岛和萨摩亚，这时它已是“太平洋国家”了。

关键的一步是美西战争，这是向西太平洋、向亚洲大陆迈出的坚实一步。1898年美国向西班牙发动战争，成功夺取西班牙在亚洲的殖民地菲律宾。战争还使美国得到夏威夷、关岛和威克岛。美国的西向政策与它的东向政策完全不同：东向政策从1823年颁布“门罗宣言”开始，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，美洲是美国的后花园。这意味着要把欧洲列强拒于门外，关紧美洲的东大门。但西向政策是打开西大门，横渡太平洋，进入亚洲大陆，与列强争夺亚洲。

打败了西班牙，美国却没有完全获得太平洋，更没有进入东亚大陆。在过去几百年中，葡、荷、英、法、德等欧洲国家都先后图谋亚洲殖民地，它们沿着葡萄牙人开辟的海上通道，从大西洋到印度洋，进入亚洲南部和东部，建立各自的殖民帝国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，英国占据了印度和马来半岛等，法国控制了印度支那，荷兰占领印度尼西亚，德国抢占了西南太平洋的马绍尔、加罗林、马里亚纳等群岛；日本后起直追，吞并了朝鲜、台湾、琉球等地，成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。在今天所说的“第一岛链”上，只有菲律宾在美国手里，所以尽管美国打赢了美西战争，控制了大半个太平洋，却没有得到太平洋的全部，更没有踏上东亚大地。

与此同时，东亚最古老、最强盛、也是最富裕的中华帝国正在消沉，欧洲列强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，却没有给美国留下一份。这部分因为美国是后来者，错过了头班车；部分也因为美国宣称它反对殖民主义，因此不好意思公开下手抢地盘（尽管它也派军队参加了八国联军）。面对中国被瓜分的局面，美国要求列强“门户开放”，和美国一起“利益均沾”。凭着这项政策，美国挤进了东亚大陆。

一战改变了西太平洋地区的权力格局。德国作为战败国，其所有的殖民地被瓜分，大部分成了日本的殖民地，小部分划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（其实给了英帝国）。因此，日本在太平洋的势力被强化了，英国也获得部分利益；但美国对太平洋没有兴趣，它关注的是亚洲大陆、是印度和中

国。事实上，对太平洋最有趣的是日本，一战以后日本在太平洋的势力不断扩大，第一岛链几乎全部被日本拿下（菲律宾除外），西南太平洋的几个群岛也成了日本的“托管地”。对美国来说，由太平洋海上通道进入亚洲的最大障碍就是日本。可以说，美日矛盾在一战以后已经酿成，争夺太平洋是必然之举。

### 太平洋战争爆发 “西进运动” 3.0

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了，“西进运动” 3.0也拉开帷幕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，日本已经能够控制西太平洋的广大海域，只要它愿意，就可以封锁前往东亚大陆的海洋通道，从而对美国的西向战略构成阻挠。美日间的对抗呈蓄发之势，而珍珠港事件的发生，则标志着日美之间公开动武。起初，日本的南下政策十分顺利，它不断拓展占领区，包括中国东部、英法在东亚的殖民地，并且占领了美国控制的菲律宾。在太平洋战争初期，日本已全面控制了西太平洋，甚至中太平洋，直指中途岛。

美国于是进行反击，美日在太平洋战场上全面冲突，战争规模宏大，形成了二战中的重要战场。中国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如果没有中国作为美国的同盟国，在中国战场上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一半兵力，并消耗日本的大量战争资源，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会更加艰难，战争的结局也更难预测。战胜日本不是美国一国的功劳，中国十几年坚持抗战，战争末期苏联红军出兵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，都是战争胜利的基本因素。

但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获益最大。日本战败了，它想控制太平洋的战略目标完全失败，太平洋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美国的辖区。阿拉斯加在1949年成为美国第49个州，十年后夏威夷成为美国第50个州。1945年以后，由美国托管的太平洋领地包括2141个岛屿和300万平方公里的水域。此外，美国持续在东亚扎根，它“收复”了菲律宾，派兵驻扎日本，发动朝鲜战争、控制和驻军韩国等等。二战后，原属于英帝国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选择与美国结盟，导致美澳新同盟的出现，即今日所谓“奥克斯”（AUKUS）的前身。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大量军事基地，派驻大量军队；其海军舰队在太平洋上出没，两大舰队驻守太平洋。总之，二战后，美国就视太平洋为自己的地盘了。

把“西进运动”放在泛太平洋的视角下观察，我们发现了更大的时空蕴意，它把我们18世纪一直带到今天的21世纪。“西进运动”结束了吗？美国佬一步步跨越太平洋，准备去哪里？答案是一个问号，因为他那只脚还没有落地，但肯定在亚洲。于是产生一个严肃的问题：“西进运动”是不是现在进行时？

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阶段性成果（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，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）

读 陈馨女士回忆父亲陈从周先生的文章《半生湖海书〈说园〉》（刊2021年3月15日《文汇报》），十分亲切。文起始便写道：“1974年的冬天寒气袭人，父亲陈从周喜获‘解放’。他穿上母亲新缝的背心，戴上那顶旧呢毡帽，踏着泥泞的薄冰，去看望八年前不曾相见的、‘直谅之交’，最能道出其中甘苦”的王西野先生了。除了久别重逢的喜悦之外，两人已开始构思陈从周先生一生“最重要著作——《说园》”。说来有趣，我曾担任两位先生的“信使”，传递《说园》文稿。

当时王西野先生在我任职的杨浦区教育学院语文组担任顾问，因为单身在沪，住在学院里，我上下班骑车的路线经过陈先生居住的同济新村，就受托担当两位先生的信使，传递他们的信件和文章。陈先生信任王先生，撰写的诗词文章都要请王先生过目润色，其中就有其名作《说园》的文稿。陈先生曾深情地写道：“余与西翁，相交数十年，同客同席上岸，朝夕相聚，评书论诗，每多契合。常与信步苏州园林，赏景谈艺，两人观点往往相似。曩时余撰《说园》一书，又得西翁之助多矣。”陈先生也时常到学院来看望。如是白天过来，必定要到我们语文组坐坐。他是一位幽默风趣之人，毫无大教授的架子，与我们组里的老老小小都处得很熟，我们有时忘乎所以，与他说话也没大没小的。记得有一次我去陈先生府上取稿时对他的手稿提意见：“写得这么潦草，看也看不懂。”陈先生却一点也不生气，说：“西翁看得懂的，你只管拿去就是。”

王西野先生是一位大学者，一位诗人，是我专业成长的引领者。在朋友圈里，他又是一位公认的大好人，道德文章，无一不受称道。何满子先生为西野师的诗词集《霜桐野屋诗存》作序：“昔苏渊雪尝品题西野，曰‘渊默’，或谓予云：王兄百年后宜私谥为‘渊默先生’。予曾告西野，西野笑曰：‘苏公虚美，吾何敢当？’今两公均已归道山，每思此事，常不胜唏嘘；但以为以此两字西野，实恰乎其性行。”并对“渊默”二字作了具体注释：“渊”则有容，“默”乃能守。

杨先国



# 渊默诗人王西野先生

王西野先生，字栖霞，号霜桐老人，早年出生在江阴一个开明商贾家庭。父辈是读过书的士绅，幼年一条小船送到苏州，就读于现在的苏州草桥小学，后进入苏州中学，既打下坚实的旧学底子，又接受了较为系统的西式教育。后者入颜文樾先生兴办的苏州美专，从此与艺术结缘。再转入上海光华大学文学专业，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功底。在他一生的各个阶段，周边总有一群挚友，或教学共事，或诗文唱和，或字画品评，互相滋养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他接触了一大批社会知名贤达，如郁达夫、潘汉年、夏衍、茅盾、叶圣陶等，开阔视野，增长阅历。他与唐庚、白蕉同在上海一所学校任教，感情深笃。我在整理他的诗稿时读到一则笔记：“一九三八年，余执教师中学，患恶性疟疾……时余之课务由白蕉、唐庚两兄代上，不收代课金，并见高谊。”在我与他朝夕相处的三四年中，经常跟随或陪伴他与顾廷龙、陈从周、何满子、田逊、邓云乡、郑策安、周道南等先生相聚。有几次谢国桢先生从北京来沪，住在复旦宿舍其女儿家，西野师也总是叫我带上相机，与他一起去拜访。他离开杨浦教育学院回苏州后，有时也会来信来电嘱我办事，记得有一次是要我到苏步青教授府上求墨宝，他知道我不会到，就托我转告，如今也可视作“文物”了。

西野师担任我们语文组的顾问，使我们得益匪浅。当时我担任中文大班期末考试的教学，几乎每份备课笔记都要拿去向他请教。他从不正面回答我的“问题”，总是笑眯眯地说：你再去看看某某书、读读某某诗词。而我照他的话去做的结果，往往是豁然开朗。我惊叹于他对诗词、音律的熟稔和超人的记忆力，任何知识点都是脱口而出，就像是现时的百度搜索。我曾经问他如何区分“一东”“二冬”的韵字，因为在现代语音系统中毫无二致，实难区分，想想总应有些什么秘诀道道。不料他却回答：“背呀。”后来读到回忆民国时期一批大师的文章，发现他们都有极强的记忆能力，而且强调均是儿时大量记诵、大量积累的结果，如此练就了一身童子功。除了超强的记忆力和广博的库存，他们对诗词韵律和作品的独到见解，又不知胜过百度多少！这样看来，西野师也是如此。

西野师担任我们语文组的顾问，使我们得益匪浅。当时我担任中文大班期末考试的教学，几乎每份备课笔记都要拿去向他请教。他从不正面回答我的“问题”，总是笑眯眯地说：你再去看看某某书、读读某某诗词。而我照他的话去做的结果，往往是豁然开朗。我惊叹于他对诗词、音律的熟稔和超人的记忆力，任何知识点都是脱口而出，就像是现时的百度搜索。我曾经问他如何区分“一东”“二冬”的韵字，因为在现代语音系统中毫无二致，实难区分，想想总应有些什么秘诀道道。不料他却回答：“背呀。”后来读到回忆民国时期一批大师的文章，发现他们都有极强的记忆能力，而且强调均是儿时大量记诵、大量积累的结果，如此练就了一身童子功。除了超强的记忆力和广博的库存，他们对诗词韵律和作品的独到见解，又不知胜过百度多少！这样看来，西野师也是如此。

西野师来我院时已经是退休之人了，后来负责照顾他的门卫师傅施伯也也要告老还乡了，老曹等院领导也就同意王先生回苏州安度晚年。其时我正在上师大中文系人脱学学习，没赶上送行。待回学院时已是人去楼空，心中很是怅惘。老曹劝我：苏州近得很，可以经常去看望老人家，有专业上的问题还可以写信打打电话请教。于是，与王先生通电话成为家常便饭，每年至少一次到苏州看望老先生更是与踏青远足联系在一起。我至今保留着许多老先生的来信和他写的诗词手迹。到苏州时他赏园攀塔，登山游湖，逛街探幽。西野师是苏州园林管理处的顾问，也是一位古建筑园林专家。陈从周教授对他的评价很高：“西野善诗古文辞，工长短句，书法绘事靡不精当，而于园又独特见解，余治园事恒资赞助，每有著作集，常烦襄为点定取舍，品评无不恰当。盖其阅历、功力之深，求世今世，鲜与相抗哉。”

讲 过西野师的“渊”则有容”后，再来谈谈他的“默”乃能守”。何满子先生评论他的诗“雍容端凝，澹然如即，其人自有一派温厚祥和之气，虽拙犷而不疾言厉色，调侃世情谦而不虐，辞多蕴藉，可耐咀嚼，惟身丁动乱之世，饱历磨折，难掩其平怒耳。故其精神微近谪谪之黄山谷而不类其瘦硬，其调声略似栖迟之黄仲则而露去其哀凄”，其实，西野师的为人又何尝不是如此：雍容端凝，温厚祥

怡，蔼然君子也！

前文提及陈从周先生有一段时间经常到杨浦教育学院语文组坐坐，同时来的还有一位邓云乡先生。陈邓二位一个杭州官话，一个满口京片子；一个风趣，一个严谨。有时两人还要斗嘴，也不忌讳我们就在一旁。但是他俩对西野先生都极尊重。有一次陈先生发表高论说：“不会骂人就做不好学问！”其时他正为海盐南北湖景区遭破坏一事生气，已经惊动了领导。我因为与陈先生熟了，就故意说：“顾（廷龙）先生不骂人的”，陈先生马上说：“他两样的！”我又说：“王先生也不骂人的”，陈先生又说：“他也两样的！”言语中见其对两人的推崇。

西野师住在学院时，住处经常是高朋满座，印象最深的一次书画雅集。老先生们餐后转到一间大教室，拼起课桌，一位先生（估计就是王伯祥先生的公子王澐华先生）小心翼翼地摊开一幅卷轴，卷首是澐华先生请陈从周教授画的一幅角直小景图，亭台水榭，垂柳依依，十分清新可爱。当年王伯祥先生与叶圣陶、顾颉刚等姑苏名流一同在角直小学任教，叶先生的长篇小小说《倪焕之》就是以这处生景为背景写的。老先生们都对陈先生的画赞不绝口，随后题诗的诗，作画的作画，记得西野师填了一首《水调歌头》，结尾有“梓翁闲点墨，浅画自成图”两句。那天西野师开心得很，但他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君子，眼田抽他的话，喝他的茶。

西野师平日话语不多，除了讲课时的滔滔不绝和为我们解答疑问时的潺潺流长，大多“默默”。他对任何事任何人都能守住其君子本色。学院书记对他有知遇之恩，当老曹发出邀请，他二话不说，卷起铺盖来到上海。学院安排门卫师傅施伯伯为他烧饭、照顾他的生活，他俩就吃住在一起，亲如手足。语文组除了正式拜他为老师的小魏和我这个编外徒弟，其他老师也是一有难题就向他请教。他的外孙洪一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：“外公在世时人称‘活辞典’，许多学生遇到了疑惑，一封来信或登门请教，都能得到答案。一时间‘此事可问回王老’成了苏沪文化界的一句流行语。”

西野师一生从事教育，桃李成蹊。早年专攻经学，晚年重视彩墨。更评画论诗，衡文谈艺，无所不精。然惟以诗人自处，其志趣所在可知。他生前写了大量的诗词，但随写随赠，并不刻意留稿保存。他嗜好大前门香烟，烟抽完后总会把烟壳摊开、铺平，叠成一摞。他晚年创作的诗词就大量书写在烟壳的白面，我经常得到这样的赠品。他的老友、诗人田逊有“诗多信手无存稿，画为怡情不卖钱”之赞，却也是实话。陈从周先生曾曰：“西翁诗词如清风朗月，寒花自放，高洁清远，老枝横斜；其人品不群，学养兼深。……如此丽章秀句，不能任其湮没，付梓成集流播人间，俾读者诵其诗词，足以想见其人品，观其造园论笔，可知其绝俗自高之致，非流辈所能及者！”王先生去世后，我和其子宗拭商量整理旧作，编制出版《霜桐野屋诗存》之事。编印此诗词集在先生生前就有考虑，杜宣先生题写的书名，陈从周、田逊先生撰写的序言也都完成，只是先生不把自己的事放在心上。先生逝世后，我又请先生好友、文史专家何满子撰写一篇新序。可惜书印成时，宗拭兄已经去世，未能亲眼看见。我在此书《后记》中动情地写道：“整理遗稿，别无他求，惟以兹寄托对两代人之哀思，告慰西野师宗拭兄在天之灵。呜呼，哲人已逝，清韵犹在，抚卷能不黯然？”

（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诗词研究社特聘研究员）

